

A Writer of “Poeticized Realism”: An Interview with Mr. Gu Weiping

¹LI Wenli ²GU Weiping

¹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ina

²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China

Received: April 1, 2024

Accepted: April 10,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Wenli & GU Weiping. (2024). A Writer of “Poeticized Realism”: An Interview with Mr. Gu Weip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090–09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7>

Abstract: Mr. Gu Weiping, with the pen name “Sunset”,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is rooted in rural areas and is a “spokesperson for grassroots writing”. His new rural novels are based on the creation principle of “realism stemmed from ideals of romanticism” an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I Have Grown Up*, portrays the image of a rural female like Li Xiahe in the new era. The author has been developing poetic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life language in his works. His poetry collections, *Passing by Youth* and *If I am Flowing Water*, concern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of modern life and also show the author’s profound humanistic care. In the interview, we reached a consensus to label his literary style as “poeticized realism”.

Keywords: Gu Weiping; poeticized realism; life languag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Holding a PhD degree, LI Wenli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specializ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Her email is 1262589283@qq.com. GU Weiping, male,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Literary Critics Association of Taizhou City, and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Xinghua City.

「詩化現實主義」作家

——顧維萍先生訪談錄

¹李文麗 ²顧維萍

¹河南理工大學；²中國作家協會

摘要：顧維萍先生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筆名「殘陽」，他紮根農村，是「底層寫作的代言人」。他的新鄉土小說採取「基於浪漫主義理想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其代表性作品《我已亭亭》塑造了李夏荷這樣新時代鄉村女性形象，作者在小說中通過生活語言追求一種詩性品格。其詩集《走過青春》《我若潺潺》涉及到現代人生活的異化現象，同樣顯示了作家深沉的人文關懷。在訪談中，我們達成共識——將其文學風格標記為「詩化現實主義」。

關鍵詞：顧維萍；詩化現實主義；生活語言

李文麗（以下簡稱「李」）：顧老師，您好！很高興受編輯部委託，對您進行書面採訪。您給讀者的印象是一位充滿活力的年輕作家，為何筆名取名「殘陽」？

顧維萍（以下簡稱「顧」）：這是我大學時代開始使用的筆名，一直到今天，我比較喜歡，可能是為了使自己能有一份蒼涼感，證明自己是在真誠地生活，也有一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含義吧！

李：您長期生活在農村，對家鄉有著深沉的愛，深知底層人民的疾苦，有評論家認為您是「底層寫作的代言人」（李敬澤語），您認同這個稱號嗎？

顧：我自己其實也一直生活在底層，為自己生活的鄉村和父老鄉親們而歌，其實也是為我自己而歌，算是「底層寫作的代言人」吧！我把自己對鄉村，對鄉親，對底層生活的深深愛慕與苦苦思索融入作品中，算是對人性深處的一種刻骨銘心的撫摸！

李：您的這種樸素的家鄉情懷也是深沉的人文主義思想的表現吧？有讀者提到您小說中性描寫不少，這與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人文主義關切是一致的嗎？

顧：大家都有一種共識，文學其實就是人學，而人學其實就是我們寫作中所追尋的人文精神，我認為這是值得我們作家終身追求的目標。至於小說中的性描寫，我覺得沒必要大驚小怪，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翻開中外文學史，許多經典作品都寫到了性。性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小說中的性描寫都是出於小說內在的需要，我所描寫的性其實是一種欲望的詩意消解，那是愛與生命的恣意舒展，我力求在語言的優雅中展示一種聖潔的發自生命根部的情愛，她是美的，絕不是色情泛濫！

李：您的小說《我已亭亭》寫了襄下河地區大學生村官李夏荷從 2008 年到 2018 年的成長歷程，是一部青春的奮鬥史，一部女性的成長史。「我已亭亭」取名出自席慕容的《蓮的心事》——「風霜還不曾來侵蝕，秋雨也未滴落，青澀的季節又已離我遠去。我已亭亭，不憂也不懼，現在正是我最美的時刻」，有什麼寓意？

顧：確實如此，席慕容的詩是我們青春期一道明媚的憂傷，我很喜歡，文學創作的初期我常以一個詩人

自居,也發表了不少的詩歌,出了兩本詩集《走過青春》、《我若潺潺》。「我已亭亭」寫的就是裏下河地區一個女大學生李夏荷的成長,她大學畢業後與男友分手回到家鄉,成了一名村官,在基層,在與男性官員的糾纏中如何更好地保護自己,像一朵蓮花盛開在水鄉大地,她在自己獨特的經歷中慢慢成長,遊刃有餘,展示了新時代女性的魅力!所以說《我已亭亭》是一部有關成長的小說,恰如其分!

李:青春是難忘的,心中有詩情的人生是浪漫的,人類的理想是「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但隨著科技文明擴張,人被抽掉了精神根基,失落自我,沒有歸屬,空虛孤獨,您的兩本詩集《走過青春》《我若潺潺》涉及到現代人的這種異化現象嗎?

顧:「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我的詩歌當中也涉及到了現代人的異化,比如我的一首《無題》:「在沒有月光的夜晚,我尋找星星,星星失蹤的時候,我在天空中獨坐。」就體現了現代人的孤獨與空虛,物質的富足與科技的進步卻帶給了我們一種迷茫,對於這個世界正如叔本華所說的「要麼孤獨,要麼庸俗!」我的一首長詩《世象》也涉及到了現代人的異化與迷茫!

李:您的小說《水香》的名稱很有意思,超越平常我們對於水的認知——無色無味,您能說道說道「水香」之名緣何而起?

顧:我生活在水鄉,水的意識是自然平易和生動,水的姿容是乾淨端莊和神聖,水單純而豐富,清新而深刻,嚴謹而隨意……在小說中,水香既指水的味道,同時也是一個女人的名字,也可以是我們想像中的某種隱喻。

李:這部新鄉土長篇小說以白描的手法敘述了農村姑娘水香由十三歲到三十三歲的成長經歷,小說體現了二十一世紀中國農村人與人,民與官,愛與恨,醜與美的較量。對土地的忠誠,樸實無華的鄉情親情,寧靜祥和的景致,是對農民內心世界精神深處的一次深情觸摸,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們的疾苦與命運的抗爭,宣揚一種永不言棄、不屈的人生態度,是對鄉村一種浪漫主義的真誠書寫。由此,我是否可以猜想您寫作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基於浪漫主義理想的現實主義?

顧:「基於浪漫主義理想的現實主義」,我很喜歡這句話。多年來我一直標榜自己是新鄉土小說的探索者。一方面,小說裏的生活承載了我的一些宏大的理想,我認為沒有理想的小說不是好小說,我總希望我的小說生出一雙浪漫主義的翅膀,在文學的天空輕盈地飛翔。另一方面,小說對歷史與當下鄉村生活的顯現,體現了我對腳下那片土地的熟悉與熱愛、赤誠與堅守,使我的小說散發出一種現代鄉村清健的氣息,對土地的戀情與追問,對田園牧歌的迷戀與反思,我內心的濕潤來自現實的鄉村。

李:現實主義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中最常見的術語之一,它一般在兩種意義上被人們使用。一是廣義現實主義,泛指文學藝術對自然的忠誠,最初源於西方最古老的文學理論,即古希臘人那種「藝術乃自然的直接複現或對自然的模仿」的樸素的觀念,作品的逼真性或與對象的酷似程度成為判斷作品成功與否的準則。文學史上現實主義有多個種類,如: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20世紀初美國心理現實主義,20世紀30年代美國鄉土現實主義,前蘇聯的革命現實主義,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20世紀美國新現實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還有通常稱作「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如果要給您的新鄉土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貼上標籤,您覺得「浪漫現實主義」或者「詩化現實主義」是否合適?

顧:文學創作的手法千姿百態,儘管評論家冠以這樣或那樣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現在的藝術處理方式是多元化的,對一個作家,他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的創作方法,我覺得「詩化現實主義」比較貼切,和許多作

家一樣,我更注重日常生活對詩意的融化或消解,那種詩性小說是我創作中的美好追求,讓實實在在的庸常充滿靈性與詩意,綻放清新自然的芬芳。

李:「詩化現實主義」小說創作是否應該在如下方面下功夫?一是紮根生活厚植人民情懷,讓作品「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二是塑造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農民形象。三是錘煉有審美價值有形式趣味的語言藝術。

顧:您說得有道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要求我們的創作「三貼近」,紮根大地。而「詩化現實主義」,是指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有所變通,人性的深度、思想的高度、審美的多維度以及語言的精煉與新穎獨特,這些都是「詩化」的表現,現實主義一旦「詩化」,作品既能腳踏實地又能仰望星空了!

李:您的新作《大河之上》我有幸獲贈並拜讀,小說以時代的發展為軌跡,歷史與現實交替,整部作品始終貫穿著對成長內涵的詮釋,對往日美好生活的依戀,以一種自然的、不著痕跡的手段精細地表現出來,寫出了作者長大後對兒時童真的懷念,寫出了一步步成長的歲月,更寫出了平凡生活中閃爍的溫暖和信念。感覺文風和以前作品不大一樣,主要感覺是更口語化,不知道是否是您有意為之?

顧:我的新長篇小說《大河之上》,主要想通過昔日村莊「大順莊」的變遷來折射中國農村的嬗變軌跡,以家族史來反映民族史,可以說是一種裹下河地域文化的鄉村敘事,所以在這部小說中我力求寫出莊上人的疼痛與溫暖,在對往事的打撈以及對當今現實的呈現中達到一種逼近於拯救,口語化的敘事能讓我們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態,況且這些口語都是經過提煉的生活語言,大家一看就懂的,少了些艱澀,多了些平易,希望在簡單中獲得一種閱讀的快感!

李:對於一個文學家,處女作應該如初戀般難忘,您還記得第一次發表作品時的情形嗎?

顧:記得,高二時我在《中學生報》發表了一篇優秀作文《宿舍交響曲》,後來被編入明天出版社出版的《中學生優秀作文是如何寫出來的》一書,記得拿了50元稿費,我請幾個要好的同學吃了頓飯,第一次喝了啤酒,餘下的錢定了《星星》詩刊和《人民文學》。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是1987年第3期《星星》詩刊發表了我的兩首短詩,那時我正在讀高三,興奮得以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了!作品的發表對我的文學夢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她堅定了我的文學之旅!

李:張愛玲說:「成名須趁早」,您算是個才名早立的作家。您的文學夢離不開當年慧眼識珠的編輯。紫金山文學獎是1999年設立的江蘇省最具權威的文學大獎,也是在全國頗具影響力的省級文學獎之一,已成為繁榮江蘇文學事業、激勵和嘉獎江蘇作家創作的頗具影響力的文學大獎,得到了國內文學界的認可。能談談您獲「紫金山文學獎」的情況嗎?

顧:作品的獲獎有許多因素,其實有很多沒有獲獎的作品也很優秀,國內外的很多文學大獎也是如此,只不過我比其他作者運氣好一點,江蘇是一個文學大省,南京是世界文學之都,畢飛宇、王幹、朱輝、龐餘亮這些興化走出去的名家都是我學習的榜樣,在文學的朝聖之路上,我將堅韌而前行!

李:請您談談您的其他我們還沒有涉及到的作品?

顧:如果說長篇小說《水香》被稱為新世紀第一部真正的描寫當代農村的長篇小說的話,這裏不能不提到我的另一個長篇小說《蕩漾》,這是號稱新世紀中國直面當代教育的小說,小說以裹下河中學為背景,犀利描寫了穿插在學校家庭和社會上的一系列事情,展現了教育之憂、家庭之痛、社會之癢,是一部學生、家長、教師愛不釋手的書。作為一名一線教師,我寫得得心應手暢快淋漓,終於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句子。



李:那麼將來如果有高校裏的同類題材提供給您,您會寫一個姐妹篇嗎?

顧:有人把高校稱為象牙塔,以前曾經想寫一部有關高校的小說,名字都想好了,《象牙塔之戀》或《走出象牙塔》,一直未能實現,如果有人提供素材,我很願意完成當初未能實現的夢想,當然書名要重新思考。渴望多到高校走走,再深入生活,力求寫出引人注目的作品。

李:如可能我願意成為您的高校題材小說主人公的生活原型。長篇小說《蕩漾》的書名跟當代著名詩人大衛的新作詩集《蕩漾》同名,這是一種巧合嗎?

顧:很感謝您,能為我提供素材。每個人都是一部書,您一定有獨特的優勢。我的《蕩漾》2014年就出版了,不知道大衛的詩集也是同名,當初寫詩的時候,大衛就是我詩歌寫作的榜樣。我經常有語言或詞語的超前發明,多年前我的小說集《花開的聲音》和我的小說《這個冬天不太冷》,都是我先發現的詞語,後來被其他媒體濫用了。創作中我一直保持著對詞語的警覺。

李:當代中外作家中,您認為誰的創作思想、審美、風格、語言等方面和您比較近似?

顧:當代中外作家的作品我閱讀得比較多,這幾年一直訂閱《世界文學》,在這裏我本不想說出他們的名字,我是雜取種種、多方面吸收他們的營養。但美國作家約翰·格雷夫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能將歷史、地理和民間傳說結合在一起形成個人獨特的敘述並深深地傳達給他的讀者,他的《再見河流》《我的狗和槍》一直是我反復閱讀把玩的經典之作。國內的當代作家,我比較喜歡遲子建,很喜歡她的風格。

李:很高興您這麼完美地回答了我的問題,不盡之處還請您見諒!祝賀您成為當代小說界在農村、教育題材文學創作上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優秀作家。

顧:感謝李老師您的啟發與引導,您提的問題發人深省,令我回味,必將引領我今後的文學創作,渴望有一天在您的關心下,走出中國走進世界文學的殿堂!

【顧維萍出版的主要作品目錄】

- ① 詩集《走過青春》,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7年4月。
- ② 短篇小說集《雨季校園》,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年6月。
- ③ 長篇小說《水香》,內蒙古出版集團遠方出版社,2011年8月。
- ④ 短篇小說集《花開的聲音》,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4月。
- ⑤ 長篇小說《蕩漾》,北京線裝書局,2014年5月。
- ⑥ 短篇小說集《城市白鄉村紅》,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2016年12月。
- ⑦ 長篇小說《我已亭亭》,北京團結出版社,2018年8月。
- ⑧ 詩集《我若潺潺》,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2018年10月。
- ⑨ 長篇小說《大河之上》,春風文藝出版社,2022年8月。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